

Numéro, *Fetishism – Unknown Pleasures*, Chen Wei, wrote by Chen Wei, Photographer: Liu Xing, P64-65, March 2016

Numéro

恋物—
未知喜悦



64

陈维的艺术创作浓墨重彩多半在视觉，这次他来为我们写一写与音乐的因缘。撰文、摄影 陈维

这种自我修复将不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式，而是每个个体，甚至是普通观众都应参与进来，承担一些事情，不断渗透的过程。

之前已被抽干，新水源还未产出

全球艺术领域 2015 年的关键词是更新换代。今天的艺术世界变得很像全球连锁企业，不管你飞到哪里去看哪个双年展，哪个博览会，哪个美术馆展览，甚至去看一个时装周或商业领域跟艺术的合作，看到的都是类似的景观，所有人使用同样语言，呈现同样的趋势。如今大家在艺术领域的活动早已动作熟练，而兴趣反而到了匮乏的阶段。打个比方说，如果当代艺术行业是口井，那么今年，大家开始往更深处挖地下水。对早几年活跃的艺术家的盖棺定论，或是过度消费，导致的疲劳，使得整个业界拼命地攫取年轻一代艺术家。这个人口更新过程中同样明显的缺口也包括了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工作者，譬如，策展人、美术馆馆长、画廊家等，处处需要新血液补充进来。

这种更新换代并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而是之前的水已被抽干了，新水源还未产出，整体进入了一种疲惫。前些年我们会欣喜地连续地看到有一代人一个接一个冒出来，相互竞争，有风起云涌之势。很多站在上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或者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现场的观众，可能都有共通的感觉是：“哇，这一代人粉墨登场了。”但是今年除了行业操作的表演之外，艺术创作本身是匮乏的，内容输出与创作这一方面呈现出疲软的状态。

从 2015 年的双年展来说，拼的是策展人的思路和文采上的演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集体创作活力的时刻，让许多双年展也只能变成策展人的讲演。今年，从威尼斯到里昂，层出不穷的艺术看点显然淡化了。但从策展人的表演里还是能读到业内的自省和自觉，伊斯

坦布尔双年展以“咸水”为题，仍旧带来了策展领域的探索。

中国热

从中国来观照整个西方世界，这是中国热的一年。中国热前前后后来回很多次，但今年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俄罗斯艺术起起伏伏，最近也冷却了下来。拉丁美洲艺术这几年火力正旺，包括 Oscar Murillo 和 Adrián Villar Rojas 在内的新生代艺术家是业界宠儿，但拉美艺术并不像中国艺术那样自成一体。今年的中国热与 10 年前因为拍卖的中国热不同。以前人们会说中国艺术是泡沫，中国艺术是假象，中国艺术是大家炒作出来的一个骗局。到了今年这种言论被新的现实取代而削减了——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家们不再过分地、被动地扮演外交礼仪仪式的大熊猫和旗袍，或者向外输出价值观的注脚，而是获得了更多自己创造的舞台和机遇。

但这一重要的转变主要不是来自创作者，而是来自于坚挺的中国市场。中国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艺术消费市场，中国消费者挺直腰杆，摆脱了前几年顾影自怜地一味追随国产艺术的趣味和趋势。中国消费者不论是视野还是钱包，都变得更加国际化和开放。这点上全然不像被舆论异化了的消费者在巴黎或香港，叽叽喳喳，不修边幅地窥探奢侈品的桥段。中国在这一年里制造出来的艺术消费热潮是了不起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的中国消费者在无意识地帮助这个领域完成之前缺失的艺术交流、输出与对话。换句话说，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国的消费者开始有了个自觉不自觉的赞助人意识。

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了不起的变化。尤其是发生在今天，大量主流媒体以及网络、社交媒体仍旧对当代艺术抱有隔膜甚至敌意，譬如，当代艺术是市场的玩物——言外之意是当代艺术是令众人费解的、没有文化基石的和丑陋的——当代艺术就是脱衣服，割肉流血，光着身子跳舞，或者，当代艺术是儿童都能做出来的低智玩笑。在这种停滞了久远的认知的基础上，2015 年不少人能以自己的财富，工作把艺术引进公共空间，把自己消费产生的能量——即私人的收藏——展示在大众视野里，甚至资助了不少国际的艺术家和美术馆、学院专家来国内频繁且近距离地与中